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三十六回 宋高宗御駕親征

卻說岳飛入朝，見高宗於內殿。高宗問其前後平賊之事，岳飛頓首拜謝，終不敢自矜其功，朝廷愈加敬重，封岳飛為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，封子岳雲為武顯大夫遙郡刺史。賞賜岳飛朝服、公服、戰袍各一套，又以大紅旗一面，帝手書「精忠岳飛」四字賜之，凡出兵許用此旗豎立軍前，以警夷狄，激勵將士。岳雲亦有賜賚。岳飛父子謝恩退出。次日，岳飛連進二表，辭還岳雲封職，朝廷不准。飛又進表辭。表曰：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制置使臣岳飛上言：臣先三具表文辭免官職岳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恩命事，奉聖旨已降指揮不允，不得再有陳情。臣聞正己然後可以正物，自治然後可以治人。臣冒寵恩榮，夙夜惶懼，惟恐檢飾修省有所未至，不足以服眾。如臣男雲始就義方，尚存乳臭，雖累經於行陣，曾未見於事功。比者荷蒙聖恩，遽遷優秩，在臣私念，實不遑處。臣庸懦無能，方將勉竭驚鈍，仰圖報稱，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，則臣飛不能正己而自治，將何以率人哉！伏望陛下憐臣魯直，察臣愚聲早賜諭旨，收還誥命。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，然後命之以官，亦未為晚，此實為臣父子之幸也。臣不勝激切震汗之至，伏取進止，謹言。大宋紹興三年七月日岳飛上言。

又有表文上進。表曰：

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制置使臣岳飛上言：臣今年率領將士，討捕虔、吉州界盜賊山寨數百餘座，其吉州盜賊彭友等，其徒數萬侵犯江西、湖南，其虔州盜賊陳顛等，其徒亦有十餘萬眾，結為表裡，拒敵官軍，恃賴山險，侵犯廣東、江西、江東、福建，沿邊郡縣皆被攻劫，縱橫往來者數年。臣奉聖旨提兵討之，雖正當盛暑，炎瘴交侵，而一時將士奮不顧身，爭先用命，以獲平蕩。首領雖眾，並就生擒，一無遺類。向非賞罰明均，何以使人盡力如此？

伏望朝廷特頒恩賞，庶使有以激勸兵將，緩急可以倚仗。

謹具奏聞，伏候睿音。大宋紹興三年七月日岳飛上言。

高宗覽表，深嘉其忠義，收回岳雲誥命，改授武翼郎。而賜白銀二千兩，給賞所部將士。高宗以臨安府為行宮，前後只是一殿，早晨朝見百官，謂之外朝；朝退，臣宰會議政事，謂之後殿；飯後引見言事者，謂之內殿；遇雙日，講讀經書，謂之講殿。

起居郎胡寅見朝廷常差使臣去金國，屈節講和，心甚不平，於內殿伏闕言事：「臣思虜寇奸詐百端，請絕講和之議。修德養民，挑兵選將，以圖恢復中原，報前日之恨。卻將累年使臣齎去金銀緞疋，將來賞賜三軍，庶使奸虜還知我朝雪憤必爭之志。若能如此，皇陵可掃，二帝可還。不能如此甘心僻居東南一隅，只是求和納款。欲使中原恢復，二聖北還，決不能得矣。想此虜賊，昔日震我皇陵，除我宗廟，遷虜二帝，劫辱后妃，佔據二京，殺戮百姓，實為陛下痛恨之仇也。自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年，陛下每每卑辭厚禮，或指問安，或指迎請為名，而遣去使臣不知該幾多人矣！去的使臣曾有知二帝在於何處否？

或曾見二聖之龍顏否？或曾探得虜情之真假否？或曾因求和得力而能息兵不南侵否？伏望陛下斟酌，果能如是乎？自從求和之後，使臣還往於路無有虛日，則我邊關險隘可守處，皆以失矣，陛下猶且不醒。今虜賊知我中國所重者在於聖父、聖母，所恨者在於劫辱后妃，所怕者在於用兵，以此虜人得肆奸詐，然後常許講和，使我加添金幣，則平我常年所懷之恨，穩我平日所怕之意，卻指地使我中國坐受其患。似這等事既已長久，天下人皆以朝廷從此必定改前所行，豈知陛下還出這等計！或者對陛下說『暫依此行』。臣見識雖淺，豈有大國之君厚費百姓脂膏，而屈己奉表稱臣於羯狗，而行此暫且之事乎？又或有對陛下說：『只要求得聖父、聖母回京，不得不如此』者。臣雖愚，不想此五六年間差了多少使臣去了，至今二聖不曾見他放將回來。這等奸詐，陛下亦可知矣。況今歲月既久，虜情越密，必定無有可通之理。若還只依秦檜之謀，在廷眾議，則忠臣義士矢志，而釀成後日之患，陛下不可不憂。」高宗見奏，下詔候眾臣議之。胡寅見帝銳於求和，不聽其諫，乃辭求外住，除邵州知州。

卻說齊國劉豫差太子劉麟往金國乞兵南侵，金太宗見其所奏，與大太子粘罕計議，正遇著四太子兀朮西回來，再三說道南宋未可征伐。太宗問：「為何未可征伐？」兀朮奏曰：「臣觀南宋帝星復明，況江南之地低濕，此幾年東征西討，人馬困乏，又曾沿路糧草未曾積攢，人馬雖去，只怕不得成功。」粘罕奏曰：「俺兄弟這幾年辛苦，意在偷安，不肯出兵，故如此說。」太宗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。吾軍久駐南方，多生疫疾，兀朮所陳亦善。」遂不發兵，著令劉麟回本國見父皇，備言其事。劉豫見金國不肯出兵，又聞知岳飛人馬勢大，沿江堆積糧儲，則有復取中原之意，心中恐懼。又使其姪劉猷齎表進奏金國父皇，備言：「南宋有岳飛父子驍勇，其鋒不可當。現今練兵選將，海運糧儲，不日過江來爭故地。父皇若不早為提備，明日河南、河北不可保也。伏願上國父皇以臣子力孤兵少，難為迎敵，乞命一將領兵從密州入海，抄昌國去奪海運糧船，再往明州去搶御船，直至錢塘江口紮祝臣卻領兵進奪江口，燒其戰船，逕奔臨安，與上國會兵圍臨安府，捉了宋主，方得江山一統，而無後慮。」金太宗准其所言，乃遣粘罕充左元帥，撻懶充右元帥，調發渤海漢兒軍五萬，前去會兵滅宋。四太子兀朮曾知江南地勢險易，著令領前哨人馬，當日點選七萬金兵，離北地密州進發。次日辭朝，兀朮與其兄粘罕議曰：「不要聽劉豫說。我北方人只會騎馬射箭，不曾習學水戰，只從汴京路去。」粘罕依其議，以此不投密州，逕往汴京來會劉豫人馬同進。齊主設宴相待粘罕諸將，就命太子劉麟為左副元帥，其姪劉猷為右副元帥，領兵十萬，與大金人馬分路南侵。金家粘罕領兵從泗州進發，來攻滁州，先使兀朮領兵前哨。齊家劉麟領兵從楚州進發，來攻衛州，先使來降賊首李成領兵往襄陽一 路上以抵岳飛。兩家人馬離了本地，但見槍刀耀日，旗幟漫空，人馬隨處駐紮。

沿江守將飛報臨安來，高宗大驚，與廷臣議曰：「金兵與逆臣劉豫分兵南下，聲勢如此緊急，爾眾人有何良策？」或奏：「金兵勢大難敵，陛下莫若將鑾輿暫歸福建以避其鋒，候勤王之師勝，然後復回臨安。」高宗將從之，班部中轉過張濬奏曰：「伏惟陛下未審前者避兵何處可安？驗之在前，警之在後。今日只可命將提兵，分頭抵殺，君臣協力，將士同心，方可免難。何又以走避為計？」高宗聞奏，心下猶疑。又轉過趙鼎奏曰：「張濬所言是也。車駕駐此，待臣與諸將領兵前去抵之。兵若不勝，陛下避之未晚。臣雖庸懦，亦當死報國家。」言訖兩淚交流，仰天歎曰：「今我大宋堂堂之天下，豈無一個忠臣義士出力，而使君父無處潛身者乎？切思列聖撫養臣等將有二百年，閒居無事之時坐享富貴，今日朝廷有事，而無一人肯死君難，而與鳥獸何異？他亦人也，我亦人也；他亦命也，我亦命也；若能人人捨命忘生，有何不勝哉！」高宗聽了不覺淚下，謂鼎曰：「朕因二聖遠留沙漠，以此只得求和而望二聖還朝。今日豈想逆虜放肆侵凌，朕當親率六師到於長江之上，與賊決一死戰。卿與張濬便與朕整點人馬，大開庫藏賞賜官軍，不可遲誤！」趙鼎只是數句哀腸，激動九重天子。趙鼎心中暗喜，又奏曰：「只因我國累年怯懼，使此虜賊恣逆兇惡。今日得蒙聖斷親征，將帥必然奮勇，此去無不成功。臣當願效區區以圖報國。」於是帝付趙鼎專征之權；以張濬知樞密院事，先去江上整理諸路官軍。詔下，滿朝大小官員，臨安老幼，無不相慶。